

永遠無法兌現的誓言

李宗善

——悼念文凌飛烈士殉國五十四周年

巧遇

時在民國九十九(二〇一〇)年十月底某日上午，偕內子路過新竹市黑蝙蝠文物館，順道拜訪工作同仁。甫將坐定，忽然看到一位年輕女士，素服戴帽，臉上戴著白色口罩，步履蹣跚，由打扮入時的年輕兒女攙扶進館，直接走到右側牆面，像是胸有成竹似的，仔細搜尋著「展示板」上的每張照片。頻頻注視，頻頻搖頭，頻頻推測，頻頻失望！正在徬徨無助之際，筆者趨前招呼：「老夫人，有甚麼事情，我可以效勞嗎？」

年長女士擡起頭來看了筆者一眼，似有所求的開口：「我想找一位五十多年前的朋友，你能認識嗎？」我答說：「請老夫人說出您朋友的名字，或許會認識，尤其是老一代的同仁，我認識的機會相當高。」筆者誠心想為這位年長女士找出答案。如果今天能為老夫人解開謎團，可能會使她一掃愁容，重現光輝。因為她那焦慮企盼的表情，在臉上顯露無遺。

老夫人從容取下口罩，她女兒站在她身旁攙扶著。老夫人穩住腳跟，輕聲細語的說：「當年他是一位英俊的青年，態度和善，謙恭有禮，微笑的臉龐，令人永難忘懷！」此時，她的公子在旁，向筆者低聲喃喃地提醒說：「媽媽一直有憂鬱情緒，好像是在妄想甚麼？多年來總是如此。」我說：「先生，不要著急，先請她穩定思緒，慢慢回憶！慢慢想！慢慢的說！」老夫人低下了頭，陷入沉靜的深思。

尋找「文凌飛」

老夫人忽然慢慢擡起頭來，眼睛一亮，對筆者說：「他叫「文凌飛」(化名)，當年他說他大我五歲，河北省人，是在新竹機場上班的空軍。」我聽見後立刻迫不及待的告訴她說：「我認識他，我認識他！千萬萬確，確有此人！我和他曾是同隊、同事，也曾同機飛行，同機出擊過大陸任務，他就是文凌飛，他真的是長得很帥，中等身材，不太高，英文棒，同仁中他的英文最好。」老夫人聽到後，臉色頓時現出光輝，像是找到遺失多年的珍貴珠寶。

於是筆者迅速的從「為國犧牲」的烈士檔案照片中指出文凌飛的照片，請老夫人細心觀看。老夫人仔細的端詳後，突然輕快的舒了一口氣，點了點頭說：「就是他，一點兒不錯。一心中的石頭這才真正的落了地，眼角中雖然還有淚痕，臉龐上卻綻放出無限寬慰的笑容。兩位兒女立刻齊一眼光，瞧著他們年邁媽媽的臉龐。這一回，千真萬確的看到媽媽臉上的光輝。」

憶當年

應該是民國四十三(一九五四)年，黑蝙蝠中隊還在「西方公司」時代，駐在空軍新竹南寮基地內，每天下午六時三十分晚飯後，定時有一部貨車改裝的交通車，載著住宿南寮基地的單身同仁到市區，交通車總是停放在東門城的圓環邊。每晚十時再把返回南寮的同仁接回基地。在那個時代，能有交通車接送，是為一般人羨慕的特殊享受。

文凌飛是服務於「西方公司」的單身空勤

人員，常常搭交通車到市區。「西方公司」的軍職同仁，下班後都會換穿便服上街，既可防止被憲兵登記違紀，又可方便拜訪朋友，算是一般部隊沒有的特權。

在那(一九五六)年代，新竹市只有五萬人口，市面入夜十點鐘後，商店就紛紛打烊，尤其是冬季，寒風吹襲，更顯得行人稀少，夜景冷清。新竹機場的大部分單身空軍同仁，都是年約二十至三十五歲的青、壯年。下班後，來到市區，先逛街購物，再到中正路上的《涼涼》、《一心亭》或者《白光》等冰店、茶館，找好座位，泡上一杯香片茶，三五同學聊天打趣，再去電影院。當年的電影院有國民戲院、新竹戲院、新新戲院、新世界戲院等。電影



當年西方公司之方型交通車

散場後，再分別騎自行車或搭交通車回營。這就是晚飯後空暇時間的休閒活動。

在新竹市區內中山堂北端的盡頭處，有一間規模較大的文具百貨店，店名叫「興隆書店」。經營文具及各形各色的書、畫、報紙、雜誌等，由一對劉姓的中年夫婦經營，是單身同仁愛去的地方之一。

文凌飛喜歡自修，並不是每天都上街消磨時間，他愛看技術類的書籍，努力深化自己的學術根基，又喜歡英文文學，每天早上五點鐘，一定收聽中廣公司由趙麗蓮博士主持的英語教學節目。他精於英文會話，更愛唱當年流行的英文歌曲。應該是屬於有才氣又進取的年輕人。他儀容端莊，衣著講究，舉止大方，待人



青草湖景之一

和氣，是女孩子們喜愛的典型男生。他只要到市區來，總會去「興隆書店」買些文具用品。漸漸的與「興隆書店」的主人，由認識而熟悉，日子久了，大家就成了好朋友。

初識英子

「興隆書店」劉姓老闆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中年人，在日治時期擔任過小學訓導工作。臺灣光復後，夫妻倆經營「興隆書店」，工作認真，態度和藹可親。當然劉老闆也是標準的大男人主義，家中一切事務全得由他作主，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，家法嚴厲，父權至上，要求嚴格。如果品學成績未達優良程度，常會有打罵情事發生。子女們全都惟命是從，不敢稍有違背，同時也造成對父親敬而遠之的疏離現象。



青草湖景之二

象。

英子（化名）為家中長女，已讀完日治時期的小學，具備良好的日文能力。光復後繼續讀完初級中學，國語流利，秀外慧中，賢淑大方，聰明靈敏，讀書用功，成績優良，非常得父母歡心。放學回家後，自然要幫忙店務，尤其是每晚八至十時期間，店務繁忙，在店中招呼客人，已屬常事。如此，日久天長，與文凌飛由相識而熟悉，進而相互仰慕，發感情感，成為談得來的好朋友。

英子與凌飛由愛慕而交往，經常利用假日邀約相會，花前月下，儂影雙雙。凌飛談吐儒雅，語言溫文，從交談中讓英子獲得很多常識和新知，令英子既傾心又欽佩。英子的天真無邪，舉止大方，知書明理，亭亭玉立，確令凌飛拜倒裙下，傾心相愛。一年以後，兩人漸漸的墜入情網。

劉老闆以多年的訓導經驗，直覺的發現了女兒英子的行為表現，似乎與往日有所不同。乃在背地裡向妻子查問，要求妻子對英子的行動加以限制。雖然英子已成年，但仍以涉世未深，不應該與不明底細的外鄉人談情說愛，並要求英子的媽媽阻止英子與凌飛的進一步交往。但是媽媽愛女心切，一直狠不下心，只有設法敷衍先生。

情懷已動 萬難拆散

民國四十五（一九五六）年的某一周末假日，凌飛大膽邀約英子前往空軍俱樂部跳舞，英子內心高興，滿口答應，欣然應約。這天英子向媽媽編了個故事，說要去參加同學的婚禮，必須請假一天，次日始歸。更請求媽媽一定要瞞著爸爸，免得爸爸生氣，害得全家不安。母親是位慈祥偉大的女性，最能瞭解女兒心事，不願愛女心受委屈，乃不顧丈夫的嚴厲要求



文凌飛、筆者與同仁們合影於黑蝙蝠南寮基地

大膽的答應了英子的請求。

傍晚，英子化妝打扮，穿上當年少有的漂亮衣裙，先到與凌飛約定的《白光》冰店相聚，一進門就看見凌飛身穿筆挺西裝，容光煥發，正在焦急的等候她呢。見面後，兩人相視微笑，再由凌飛雇一輛三輪車，並肩落坐，直奔樹林頭方向的空軍俱樂部而去。

在俱樂部的大廳舞池右側角落，凌飛早已預訂了座位，這一對青年情侶，平靜愉快的坐了下來。先用些飲料，再靜聽樂隊演奏，繼而攜手步入舞池；隨著樂隊演奏的各種舞曲，加入了年輕人的舞蹈群中，輕快的舞動起來；姿

態曼妙，舞步輕盈，舞廳內燈光柔美，幻化溫馨。正是讓青春男女們，留連陶醉，盡情享受的美好時光。

在那個年代，看電影算是經濟實惠的正當消遣，凌飛為了討好劉府家人，總是利用時機，請劉府大小觀賞電影，英子的媽媽與英子的小弟，都會欣然接受，惟獨劉老闆則推說沒空，不肯參加。日子久了，拗不過英子母女的勸說，偶而也會一起看場電影，漸漸的改變了對凌飛的印象，認為凌飛確實是一位有為青年，何苦一再排斥這麼英俊有禮的外鄉人呢。

在飛逝的歲月中，他們看過了洋片：亂世佳人、圓桌武士、金玉盟、養子不教誰之過、太陽浴血記、戰爭與和平、羅馬假期等片。劉老闆日文好，喜歡日片，他們也看過了：青色山脈、母紅梅、宮本武藏、曉之脫走、請問芳名、魚河岸之石松、羅生門等片。國片看得比較少，也有幾部，例如：風蕭蕭、桃花江、一代妖姬、小白菜、茶花女、蝴蝶夫人等等。

凌飛已經融入劉家的生活互動中，劉老闆不但不再排斥凌飛，反而久不見面時，還關心的問女兒：「怎麼很久不見凌飛啦？」他們無從知道，凌飛會在每個月的某一段留部隊待命，或者飛進中國大陸去執行偵察及空投任務。這些是屬於部隊的行動機密，凌飛都會守口如瓶。即使被問到，他也會找出漂亮又充實的理由支吾過去，岔開話題，以避開劉家大小對他的好意關懷。

快樂的日子，過得特別快。當年新竹市的惟一名勝，就是年前才落成的青草湖水庫，是作為灌溉及休閒兩用的小型遊樂地區。距離市區，騎自行車只要三十分鐘，在那個年代，汽車、摩托車很少，最方便的短程交通工具，就是自行車。

在民國四十六（一九五七）年夏季的一個晴朗星期日，凌飛與英子雙雙騎了個人的自行車，遊覽青草湖。在湖畔東方的草地上，將自行車停放一旁，兩個人在枝葉茂密的一棵學生大樹下，選了一處視界遼闊的草地，席地而坐。此時四野寂靜，微風徐徐，空氣清新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凌飛與英子，陶醉在美景良辰裡，共同低聲唱起當時最流行的英文歌曲：「你是我的陽光（You are my sunshine）」和「大江東去（The river of no return）」。然後低聲細語，深情款款的互許終身，編織他們兩個人未來的甜蜜美夢。

英子終於勇敢的說出心底的話：「願相親相愛，永結同心，非君莫嫁！」

凌飛則勇敢的指天立誓，發出宏願：「願終身相守，締結良緣，非卿不娶！」

青山為證，綠水為憑，在這詩情畫意的青草湖畔，凌飛與英子由內心深處發出了純真的誓言。

晴天霹靂

民國四十六（一九五七）年的十一月，新竹空軍基地內傳出一架黑蝙蝠中隊的飛機，在飛赴中國大陸執行空投時，墜毀在浙江地區的不幸消息。

自此以後，英子再也沒有見到凌飛的身影，再也聽不到凌飛的任何聲音，她沒有辦法去打聽凌飛的下落，因為她既不是凌飛的直系親屬，也不認得空軍單位內的任何其他朋友。只有每天痛苦的在家中困坐仇城，暗自流淚，暗自悲傷。

英子自我閉關獨室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日復一日，身形日漸消瘦，精神日趨萎靡，整天由體貼入微的傷心媽媽，陪著流淚，陪著悲慟，任何安慰的話語，都無法趕走英子內心的悲

傷與苦痛。她的悲慟心情，讓全家人都陷入愁雲慘霧中。一向嚴厲的父親，也顯出格外溫存，內心著急躊躇，卻幫不上忙。只有在興隆書店內大踱方步，無濟於事的唉聲歎氣。

英子一度意志極為消沉，確有自我了斷之強烈念頭。但在長期反覆沉思中，終於打開了心扉，自我醒悟，自我釋懷；「自己是聰敏穎慧的善良孩子，不應該把自己的痛苦加諸家人」。她漸漸的明白關於凌飛的真相，凌飛已經證實為國犧牲了，凌飛是真的永遠不會再回到她的身邊來了。自己必須要堅強的接受事實，更為了讓凌飛的精神，能永遠活在自己的心靈深處，自己必須振作精神，勇敢的活下去。想盡辦法，打開心靈之鎖，把與凌飛間的兒女私情，昇華為神聖超然的純潔真愛！

英子是理性的孩子，經過半年的心理調整，安然無怨的接受了殘酷無情之事實。漸漸恢復了正常生活，全家人的臉上也開始有了和悅笑容，媽媽停止了流淚，爸爸恢復了生意，弟弟也能埋首學業。興隆書店恢復了正常營業。一切都成為過去，雨過天晴，陽光普照，大地回春。

重新開闢感情之路

一年又過去了，時間是最好的良藥，服用後確實可以讓痛苦逐漸遠離。英子在一個親友有意安排的家庭宴席上，認識了王姓年輕醫師，即有才，女有貌，同年同庚，一見如故。順利的建立感情，半年後，走上了紅氍，喜氣洋洋的完成了終身大事。

英子勤儉持家，生活美滿，鸞鵲情深，育有一女一子，闔家歡樂！為父母所放心，為親友所稱羨。但是她心靈裡《初戀凌飛》的影子，仍然牢不可破的深深刻在她的心靈深處，永遠洗不淨，擦不掉，取不走，挪不去，因為這

份情感，已經昇華為純潔的愛，神聖的情，光明磊落的永不離分，不但不會干擾她們的家庭生趣，反而成為一股神奇力量，督促英子努力向上，勇敢做人，做個標準家庭主婦，把對凌飛的真愛，儲藏在她的心靈中，永受榮耀，永遠光明，用來陪伴著她走完這一輩子的人生旅程。

英子已年逾八旬，心胸坦蕩，表情愉快，雖然身體顯些虛弱，卻能娓娓道出她的真實感情，令筆者幾度拭淚，難忍心酸，也讓我暗自為老友凌飛慶幸，他此生能獲得如此高潔靈魂之紅粉知己，神聖愛心。雖然僅有三年相處之福，卻一生都被人刻骨銘心的追思懷念，讓他復活在最敬愛之人的心坎中，永享榮耀，獲得永生，夫復何求！

凌飛呀！安息吧！為了你和英子「永遠無法兌現的誓言」，我願意以「解散了四十年的黑蝙蝠中隊」之隊員身分，在你殉國五十四周



文凌飛（右一）與筆者（左一）當選第七屆國軍英雄

年後的今天，誠摯的向這位年逾八旬的英子，愛情昇華的老夫人，致上萬分的歉意，也致上萬分的欽敬。

篇後語

這是一篇《虛擬式》的真實故事，凌飛（化名）較筆者年長四歲，為人誠信。初高中尚未畢業，正逢抗日戰爭艱苦階段，毅然響應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，投考空軍，在美國完成訓練後返國，適逢日本投降，沒能趕上對日作戰。在動員戡亂時期，服務空軍第八大隊，執行多次轟炸、偵巡任務，立有戰功。民國四十三年，經甄選加入「西方公司」（黑蝙蝠中隊前身）。冒險犯難，多次出擊大陸，執行電子偵察及空投任務，獲頒勳、獎章多座，並當選國軍第七屆戰鬥立功英雄。不幸於民國四十六（一九五七）年十一月，執行空投任務時，在浙江省壯烈殉國。留下了這篇《虛擬式》的「永遠無法兌現的誓言」篇章！呼天不應，喚地無援！此情此景，令人嘆息！令人悲傷！帶給人間太多的憂鬱，無限的哀怨，以及永遠散發不盡的無奈與慨歎。

更正啟事

本刊八四七期（九十九年十二月號）「官校五十一期畢業四十年同學會紀實」一文中，第十五頁，「五十一期同學會大合照」照片之背景應為「F-5機」，非作者於十六頁文中所述之野馬式「F-16機」，特此說明。造成誤解之處，尚祈見諒！

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